

# 數字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什麼？

## 評論《毛起來說 $e$ 》

蘇惠玉  
台北市西松高中

書名：毛起來說  $e$  (*e: The Story of a Number*)

作者：Eli Maor

譯者：鄭惟厚

出版社：台北：天下遠見出版公司

出版資料：2000 年第一版，共 304 頁，定價 250 元。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621-743-1

### 一、前言

筆者 1998 年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「古文本在數學課堂中的應用」時，選定了「圓」當教學上的主題，主持人洪萬生教授推薦我看 *To Infinity and Beyond: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finite*，作者即為 E. Maor。這本書的內容非常的生動有趣，同時包含許多的數學人文活動面向，讓人印象深刻。也因此開始注意到 Maor 這個作者的一系列書籍。於是，我們這一群人上網買了 Maor 的另兩本書：*e: The Story of a Number* 及 *Trigonometric Delights*。在我們還來不及將英文版讀完之時，想不到天下文化已經發行了中文版了（《毛起來說  $e$ 》與《毛起來說三角》）！在語言的便利之下，當然先讀中文版囉！

在高中舊課程的最後一年中，高三學生必須要學習微積分，學習指數與對數的微分當然也是勢所必然！但是，在一般教科書中， $e$  這個數字只是冷冰冰的定義而已。所以，我試圖從《毛起來說  $e$ 》這一本書中，尋求一些教學上的資源。而在教完這個單元的現在，我可以很欣慰的表示說：收穫良多。

本書作者及譯者簡介如下：Eli Maor, 芝加哥羅耀拉大學 (Loyola University)

數學史教授，多年來於許多數學和數學教育期刊發表過文章。譯者鄭惟厚，台灣大學數學系畢業，美國愛荷華大學統計博士，現任淡江大學數學系教授。

### 二、內容簡介

Maor 在序言中提到，要更正學生對數學的負面態度，「講點數學歷史是很好的方法」，而這本書就是從這種教學法衍生出來的。同時，他認為  $\pi$  的歷史書

寫中，沒有比 P. Beckmann 的 *A History of  $\pi$*  更好的書，而在  $e$  的歷史書寫中，還沒有可媲美的書出現。他似乎有個雄心壯志，想要在數字的歷史書寫中，佔有一席之地。

這本書中總共有 15 章，8 個附錄。茲引述如下：

第 1 章 納皮爾：對數的創造者

第 2 章 迎接對數

第 3 章 財務問題

第 4 章 極限

第 5 章 微積分的源起

第 6 章 突破的前奏

第 7 章 求雙曲線的面積

第 8 章 一門新科學的誕生

第 9 章 大爭論

第 10 章  $e^x$ ：等於自己導數的函數

第 11 章  $e^\theta$ ：神奇螺線

第 12 章  $(e^x + e^{-x})/2$ ：懸著的鏈子

第 13 章  $e^{ix}$ ：「最有名的公式」

第 14 章  $e^{x+iy}$ ：想像成真

第 15 章 但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數呢？

附錄 1 納皮爾對數的一些補充說明

附錄 2 當  $n \rightarrow \infty$  時，極限值  $\lim(1+1/n)^n$  的存在

附錄 3 微積分基本定理的啟發式推導過程

附錄 4 當  $h \rightarrow 0$  時， $\lim(b^h - 1)/h = 1$  與  $\lim(1+h)^{1/h} = b$  之間的關係

附錄 5 對數函數的另一種意義

附錄 6 對數螺線的兩個性質

附錄 7 雙曲函數中的參數  $\psi$  如何解釋

附錄 8  $e$  展開到小數一百位

從目錄來看，就可以知道 Maor 這一本書的安排順序。因為  $e =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(1 + \frac{1}{n})^n$  這個數字，牽涉到對數、極限與微積分的觀念，所以，Maor 將這些觀念的發展，以時間為縱軸來敘述，再佐以相關的數學史上的人物、典故為橫軸，其間夾雜以一些風雅的  $e$  的趣聞來點綴。

Maor 以對數的起源當故事的開頭。在第 1 章、第 2 章中，他首先敘述了納皮爾（1550-1617）的生平事蹟。然後再詳細地講解納皮爾對數產生的作法。因

為在納皮爾的對數中，納皮爾選取的底為  $1-10^7$ ，即  $N = 10^7(1-10^7)^L$ ，其中  $L$  為  $N$  的納皮爾對數。當然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  $N$  的定義方式與現今的  $\frac{1}{e}$  定義幾乎是等價的。所以，Maor 說：「事實上，納皮爾還差一點發現了  $\frac{1}{e}$  這個數。」(p. 11 注 14) 第 2 章中，他接著說明對數發明後大受歡迎的程度，以及後續的改良。

到了第 3 章，內容漸漸和  $e$  的主題有關了。由於金融貿易的需求增加，利息的複利計算變得非常的重要。其中，若將計息的次數趨近於無限大時，即是現今對  $e$  的定義： $e =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(1 + \frac{1}{n})^n$ 。理所當然的接下來，就是闡述極限的意義了。所以，第 4 章中，Maor 開始說明何謂極限，如何計算極限。他舉了許多我們在中學課本中常看到的極限的例子，來說明一般情形下的極限取法。而又因為不定式的極限過程與一般基礎科學不同，不能依賴實驗數據而成為一個「定律」，所以，在此，Maor 似乎要展現他的「博學多聞」，將焦點暫時轉移到數學與其他基礎科學的不同之處。之後，再將焦點繞回  $(1 + \frac{1}{n})^n$  上。為了要將這個式子展開，需要二項式定理，接下來，Maor 先從巴斯卡三角形講起，再說明一下組合公式（這裡就顯得與主題無關了），然後才是正題：將  $e = 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(1 + \frac{1}{n})^n$  利用二項式定理展開。到此，Maor 算是完整地說明  $e$  這個數字了。

說明  $e$  這個數字的特性，必須藉助於微積分。所以，從第 5 章開始，Maor 將注意力著重在微積分的發展上。他先要講「微積分的起源」，所以，他從阿基米德 (Archimedes) 開始，認為他的窮盡法已經相當接近現代積分學的想法了。他以阿基米德處理圓面積及拋物線為例，說明阿基米德的想法。最後 Maor 下了一個結論：「既然窮盡法相當接近現代的積分學，那麼為什麼當時希臘人沒有發明微積分呢？」(p. 61) 他的理由是：(1) 因為希臘人認為無限是令人恐怖的事物 (horror infiniti)；(2) 因為希臘人沒有代數符號。為什麼覺得無限「恐怖」呢？當然必須從季諾 (Zeno) 的悖論 (譯者翻譯成詭論) 講起。第 6 章中，時間繼續往微積分的發現推進，Maor 提到了當時的環境背景：因為航海技術的需求，以及哥白尼天文學的影響，使得應用數學逐漸佔上風，而刻卜勒 (Kepler) 的極微量方法 (method of indivisible) 就被 Maor 視為「離現代積分學只差一步」。(p. 74)

接下來，本書穿插一個第 7 章「求雙曲線下的面積」，再將  $e$  這個主題與積分結合在一起。從直線形面積公式的推導，到就曲線下面積求法的需求而言，當然，接著就輪到笛卡兒與費馬的解析幾何出場了。所以，Maor 敘述了笛卡兒的

生平事蹟，他的座標幾何，及他的《幾何學》的影響。而費馬的故事中，就集中在他如何推導出  $y = x^n$  的曲線下面積的積分公式，當然  $n = -1$  是個例外。而耶穌會教士聖文生（1584-1667），則推得  $y = \frac{1}{x}$  曲線與  $x$  軸夾的區域面積應該是一個對數函數。接下來的，就交給微積分來處理了

第 8 章中，以牛頓為主，Maor 敘述了牛頓的生平事蹟、牛頓從巴斯卡三角形得到靈感的「無窮級數」（infinite series），然後是牛頓的「流數法」。第 9 章的主角當然就是萊布尼茲啦！同樣的，在這一章中，Maor 敘述了萊布尼茲的微積分方法，同時，因為 Maor 要強調一個好的代數符號的便利，所以，他在處理萊布尼茲的方法時，就會著重在符號的運算上，並以實例來說明萊布尼茲的方法。在這一章的最後，不可免俗的，當然要提到微積分發明先後的爭論，以及這個爭論對英國及歐陸數學發展的影響。

從第 10 章到第 14 章，主角又回到  $e$  本身了。有了微積分的襯托之後，就可以看出  $e^x$  這個函數的特殊之處。第 10 章中，先說明  $e^x$  的微分（變化率），以及在自然中的一些自然指數的例子，和解物理問題時會得到的一次及二次微分方程的解。再藉著指數與對數間互為反函數的關係，導出對數的微分。第 11 章是對數螺線  $r = ae^\theta$  的介紹。這時，當然就必須介紹伯努力家族了。介紹了他們對數學的貢獻與成就，以及他們家人之間的互相爭吵之後，Maor 將注意力轉回極座標與對數螺線的介紹。第 12 章處理了一個「懸著的鏈子」的問題之解決方法，這一條懸著的鏈子的圖形居然是  $y = \frac{e^{ax} + e^{-ax}}{2a}$  這樣的曲線，而不是一般直覺認為的拋物線！而此時，當然就自然而然地引入雙曲正弦（ $\sinh x$ ）等雙曲函數了。

第 13 章說明  $e^{ix}$  函數的意義，當然主角就是歐拉（Euler）。在這一章中，Maor 說明了歐拉的生平、他的一些數學成就，還有他對  $e^x$  的定義及延伸，以及  $e^{ix} = \cos x + i \sin x$  這個令人驚訝的式子。有了指數出現虛數的例子，當然就要進一步說明指數是複數的意義了。所以，在第 14 章中，Maor 首先說明了「虛數」的誕生過程，負數與虛數的發展，到進一步的向量、複數平面的表示方式，最後就是  $e^{x+iy}$  的意義了。

在後一章，Maor 將焦點回歸到  $e$  到底是什麼的問題上。既然  $e$  是一個數字，當然要從數字的發展說起。從畢氏學派的自然數、有理數到無理數的發現，而後是戴德金（Dedekind）的分割，實數才算是完全有了嚴密的基礎了。但是， $e$  只是一個無理數嗎？當然必須再進一步地區分成「代數數」與「超越數」。所以，結論是： $e$  是一個超越數。（那超越數的「實質」意義是什麼？作者沒說！）

Maor 除了正文及附錄之外，在每一章的後面，都還會附上與正文相關的一些資料，或是補充數學算法上的不足，如對數的計算、極微量方法的使用；更有一些非常豐富的有關  $e$  的趣聞、歷史、及相關數學概念。像是自然界及藝術界中的對數螺線，讓人對大自然造物的奧妙，及人類藝術創作與數學結合的美嘆為觀止。這是 Maor 的書吸引人的特點之一。

### 三、評論

當我們看這樣一本科普書籍時，我們的期待是什麼？可能是知識的獲得。而從這一方面來看，Maor 的這本書，算是達到了讀者的這一要求。他將有關  $e$  的概念發展，歷史典故，趣聞、以及應用，鉅細靡遺地呈獻給讀者。同時，他又減少了艱深的數學理論的推導過程，將整本書的數學門檻降低了許多，這也是他這一本書讓人覺得親切的地方。所以，我看完了這本書以後，總有參與了一次還算有趣的指數、對數微分的教學活動之感覺。

事實上，本書內容的確有很多是可以豐富我們教學活動的，除了相關數學家的生平之外，Maor 先求  $e^x$  的導函數，再求它的反函數  $y = \ln x$  的導函數的進路，就是一個我在課堂上實地運用的例子。同時，Maor 提供的許多自然界及物理中有關自然指數函數的實例，也理應豐富學生對  $e$  的瞭解。

不過，如果我們苛求一點，這一本書的許多地方是不合格的。當我們在看這樣一個數字的「歷史」時，不可避免的，一定會提到「人」的活動，而人的活動不應該只是有趣的軼事而已，社會的互動其實會影響到數學知識的發展方向，這一論點，現今的數學史研究或是數學教育研究都是贊同的，並且日漸受到重視。然而，在 Maor 的書中，我們看到的是數學知識的客觀性與普遍性。他對歷史的解讀，是一種「去脈絡」的方式，亦即將按現今數學的眼光或標準來衡量歷史事件。雖然他想要以「歷史跳脫公式」，卻也只是將歷史當成是「茶餘飯後」的材料而已。

例如，Maor 提到了極限，也就是無限大或無限小的問題，他使用了將數「分割」，及「數學原子」這樣的字眼（p. 40）同時，又提到了希臘人對無限的恐懼（p. 63），為什麼會恐懼呢？希臘人對無限的恐懼影響的不只是當代人而已，其實一直到微積分的發明後，西方數學都還籠罩在它的影響下呢。這麼重要的一個文化脈絡，Maor 卻是交代不清，或是隻字不提。Maor 只有簡短的說明季諾悖論中的一個，想以這樣簡陋的說明打發讀者！熟悉希臘數學史或是科學史發展的讀者應該都知道，希臘人對於「變化」的興趣，以及當時兩派意見相佐的看法，一是認為運動是連續不可分的，以赫拉克里特斯（Heraclitus）為代表；另一派認為時間或空間有最小的分割單位，以德莫克里特斯（Democritus）為代表。而巴門尼德斯（Parmenides）則兩者皆不同意，他認為運動是不可能的。他的弟子

季諾 (Zeno) 就是爲了要反駁這兩派的說法才提出那四個悖論。根據亞里斯多德，我們可以知道季諾的這四個悖論，前兩個是在反駁第一派的說法，後兩個是在反駁後一派的說法。因爲季諾的「搗蛋」，及其對變化問題的關切，卻又無法以理性說明清楚，所以，希臘人不敢去碰觸這樣的問題。從此看來，阿基米德離積分的發現，不只是一步之遙而已，而是一條沒有辦法跨越的鴻溝。

Maor 在第 15 章中對畢氏學派的說法，也有一點是讓人啼笑皆非的。「發現這些洞 (無理數) 是畢達哥拉斯的功勞」(p. 267)？這句話想必會讓畢格哥拉斯跳腳吧！他巴不得不要發現這些洞，這樣他的 -- 「萬事萬物皆由自然數及其比值所構成」之主張才得以完整呀！無理數的發現著實困擾了畢氏學派許久，他們把這些數稱爲「不可公度量的」(incommensurable) 數，並不代表他們就欣然接受。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刻卜勒身上，Maor 說：「刻卜勒發現了五個正立體的幾何構造，他認爲這些構造，決定了六個已知行星的軌道之間的差距」(p. 71)。這句話有誘導讀者之嫌，刻卜勒最先在構思行星運行軌道的模型時，因爲對柏拉圖的忠誠，所以，才先以五個正立體爲模型，在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，才修正軌道成橢圓。(這點 Maor 在第 15 章時有提及，不過，也只是一句話「誤入歧途超過三十年」而已。)

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「求  $y = \frac{1}{x}$  的曲線下面積」及  $\sqrt{-1}$  的誕生上。Maor 在第 7 章「求雙曲線面積」這一章中，爲了引進解析幾何，當然得提及笛卡兒及費馬。他說：「大約在十七世紀之初，好幾位數學家曾各自獨立地試圖解這個問題 (即指介於  $y = \frac{1}{x}$  的圖形、x 軸及兩條垂直線  $x = 1$  及  $x = t$  之間的區域面積)，其中最有名的包括費馬及笛卡兒。」(p. 82) 雖然笛卡兒在 1632 年的書中，曾回答 Mersenne 有關  $y^n = px$  的面積、體積和質量中心等問題，但在 1637 年他的《幾何學 (Géométrie)》出版後，笛卡兒對這方面的問題的興趣已經減弱。<sup>1</sup>《幾何學》關注的焦點所在，是藉著代數的幫助，笛卡兒想找出統一的方法，去解決幾何作圖的問題。<sup>2</sup>就我所看到的文獻而言，並沒有提及笛卡兒曾經去解過那個問題。Maor 在這裡並沒有提供參考文獻，所以，有點讓人無法信服。

而在  $\sqrt{-1}$  的誕生的故事中，Maor 的看法就如同一般「不熟悉」數學史的教師們所認爲的： $\sqrt{-1}$  誕生於解二次方程式中。Maor 說：「方程式  $x^2 + a = 0$  無解的這個問題，已經存在了好幾個世紀，.....最早嘗試的人是義大利數學家卡丹諾，他在 1545 年試著找尋兩個數，使兩數和爲 10，而積爲 40。」(p. 232) Maor 沒有提及的是，卡丹諾這個問題出現在他於 1545 年出版的重要書籍《大法》(Ars Magna) 的第 37 章中。而這本書的用意是在介紹三次、四次方程式的求根公式。

<sup>1</sup> 請參考 C. Boyer (1949) *The History of The Calculus and Its Conceptual Development* (New York: Dover), p. 16.

<sup>2</sup> 參考 Nuffield Foundation 出版的 *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*. Singapore: Longman.

事實上，卡丹諾在這本書的第十一章中，即給出解  $x^3 + mx = n$  的方法。但是，同時他也碰到了「不可約」的三次方程式的問題，例如像是  $x^3 - 15x = 4$  的不完全三次方程式，以卡丹諾解法，它的解為  $x = \sqrt[3]{2 + \sqrt{-121}} - \sqrt[3]{-2 + \sqrt{-121}}$ ，但是，我們又知道這個方程式有三個不同的實數解。卡丹諾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，所以，雖然他在第三十七章中，看起來好像可以處理  $5 + \sqrt{-15}$  及  $5 - \sqrt{-15}$  這兩個數字，他卻也說「既精妙又無用」(as subtle as it is useless)。<sup>3</sup>  $x^3 - 15x = 4$  的解的問題要到邦貝利(R. Bombelli, 1526~1573)出版他的《代數學》(*L'Algebra opera*)中，才獲得解決，也才真正建立了虛數的運算法則。所以， $\sqrt{-1}$  這個數之所以變得不可忽視，是來自於解三次方程式中，而不是二次方程式。<sup>4</sup>

上述所提及的，都是 Maor 在「應用」數學史時的一些「去脈絡」問題。當然，若持平一點的論斷，在一本科普的書籍中，要把歷史講得有趣，卻又得兼顧其歷史意義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或許我對 Maor 是有一點要求太過了！但是，有一點卻是我無法理解與諒解的，即是史料的錯讀。在本書的第 5 章「微積分的緣起」這一章中，阿基米德是一個很好的開端。在解釋阿基米德如何證明圓面積公式及如何求得  $\pi$  的近似值時，Maor 說：「利用圓內接與外切正九十六邊形（他是從正六邊形開始，然後不斷把邊加倍）...」（p. 59）而 Maor 所列出的參考文獻是 Calinger 編的 *Classics of Mathematics*，以及 Heath 的 *The Works of Archimedes*。但是，在 *Classics of Mathematics* 中的阿基米德原文中，明明是從正四邊形開始，只是他把 90 度三等分，得 30 度，再將邊 8 等分，在一個 360 度的圓中，就得一正 96 邊形。這裡，就不曉得為什麼 Maor 會犯這樣的錯誤？實在讓人不解！

最後，就是這一本書的翻譯問題了。這一本書由淡江大學數學系鄭惟厚教授翻譯，比起國內其他科普書籍的翻譯而言，他的翻譯算是問題很少的，只有幾個地方，可能也是很多科普書籍翻譯時常犯的錯誤：(1) method of exhaustion 通常譯為窮盡法，或是窮竭法，而不是「窮舉法」（窮舉法類似歸謬證法，將所有的可能一一加以證明為誤，剩下的那一個即為真）。(2) 在 85 頁中將 Diophantus 翻譯為狄歐范特斯，而在這一個的譯注說明中，卻又翻譯做丟番圖。(3) “incommensurable” 通常翻譯做「不可公度量的」而不是「不可通約的」，「不可公度量的」這個詞有其歷史脈絡在。(4) “Fermat’s Last Theorem” 譯為「費馬最後定理」，而不是「費馬大定理」。(5) Maor 為本書校稿時 (1993)，懷爾斯確實才剛給出費馬最後定理的初次證明，但隨後被發現證明過程中漏洞，一直到 1994 年，懷爾斯才給出完整的證明。這一點譯者（尤其是一個常常翻譯科普書籍的譯者）似乎應該要知道，也應該在譯注中補充說明才是。<sup>5</sup>

<sup>3</sup> 見於卡丹諾的 *Ars Magna*, ff. 65v. 和 66r.，收錄於 D. Smith, *A Source Book in Mathematics*.

<sup>4</sup> 請參考 W. Dunham, 《天才之旅》，台北：牛頓出版社。

<sup>5</sup> 請參考 Simon Singh 著，《費馬最後定理》，商務出版社出版。

我這一篇書評，是從「略懂得數學史」的教師角度來批評的，所以，有些時候會顯得過於嚴苛。但是，若單就一般讀者，甚至是學校的數學教師而言，《毛起來說  $e$ 》，不失為一本有趣、材料豐富，能夠讓教學活動更為活潑、生動的一本書。但是，若就一本書所背負的「教化」責任而言，它無疑是不合格的。畢竟，對以歷史來逃脫傳統數學知識中的冰冷、無聊的數學公式這一目標而言，「歷史」的解讀是很重要的。而「在脈絡」的解讀方式，對讀者在潛移默化當中的影響，亦是不能小覷。

### 優秀數學科普作品的指標

1. 知識的實質內容 (Intellectual substance of knowledge)
  - (1) 認識論面向 (Epistemological aspect) ☆☆☆☆
  - (2) 方法論面向 ☆☆☆☆
  - (3) 歷史或演化面向 (Historical or evolutionary aspect) : ☆☆☆☆
  - (4) 哲學面向 (Philosophical aspect) : 不適用
  - (5) 教育改革面向 (Education reform aspect) : ☆☆☆☆
2. 形式或表達 (Form or representation)
  - (1) 創新手法 (Innovative approach: new story on old stuffs) : ☆☆☆☆
  - (2) 數學知識的洞察力 (Insight into mathematical knowledge: inspiring and revealing) : ☆☆☆☆
  - (3) 忠實可靠的參考文獻 (Integrity with references) : ☆☆☆☆
  - (4) 敘事的趣味性、可及性與一貫性 (Narrative in an interesting, accessible and coherent way) : ☆☆☆☆
  - (5) 中譯本的品質(若需要)(Qualit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, if needed) : 中文敘述、數學名詞的翻譯 ☆☆☆☆
3. 內容與形式如何平衡 (Balance in Content vs. Form)
  - (1) 青少年層次 (for adolescence) : ☆☆☆☆
  - (2) 一般社會大眾 (for general public) : ☆☆☆☆
4. 摘錄本書最精彩片段 (excerpt from the most exciting passage) :

.....它在所有數學公式中，鐵定可以列在「最美的公式」行列中。真的不誇張，如果把它改寫成  $e^{\pi i} + 1 = 0$  的形式，它就連結了數學中最重要五個常數（也連結了三個最重要的數學運算—加法、乘法及指數運算）。

這五個常數分別代表了古典數學中的四支主流：算術可以用 0 和 1 代表；代數用  $i$  代表；幾何用  $\pi$  代表；分析用  $e$  代表。無怪乎有許多人從歐拉公式中找出各種神秘主義。卡斯納 (Edward Kasner) 和 紐曼 (James Newman) 在《數學與想像》中提到了下面這段話：「對皮爾斯這位十九世紀哈佛的頂尖數學家來說，歐拉這個  $e^{\pi i} = -1$  的公式，簡直是一種啟示。看到這個公式之後，有天他對學生



說：「各位，這看起來真的很矛盾。我們沒法子瞭解這個公式，也不知道它代表什麼意義。可是已經有人證明出來了，所以我們確知它一定是正確的。」